

龙骧子新派奇情武侠系列②

上



玉蚌仙珠



东52A-2

44568

YD

=1

C-2

玉蚌仙珠

(上)

龙骧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乃《逍遥花主》的后传。

逍遥浪子之胞兄虎贲公子江柳杨，不服母训，逃下北坤罡斗宫，弄得满面疮痕，被天竺古国国师收徒，带回天竺。

因体内蕴极寒真气，昏迷中的江柳杨泪如珍珠，久而不化。天竺公主玉蟾将他流出的珍珠泪珍藏起来。大唐天子派使臣向天竺为太子求婚，天竺皇帝允婚，将公主视为至宝的泪珍珠命身怀纯阳内功的亲王转呈唐使。孰料，此亲王暗恋公主，嫉火使他运功于掌使泪珍珠化为一缕雾气……

风云骤变，恰好江柳杨胞弟逍遥浪子寻兄而至，兄弟俩汇同天下各路高手力挽狂澜，助玉蟾公主复国。这时的江柳杨已蜕去面上的疤痕，变为翩翩公子，致使天竺公主一见钟情……

奇极神极的修罗地狱袋罩住兄弟俩，逍遥浪子欲发功破袋，宝袋鼓胀，凌空飞起，随季风将袋中兄弟送到北冥。在北冥所特有的各种物华天宝化合下，难兄难弟终于破袋而出，怎奈难返中土，只好冰海参悟武学。兄观造化之玄奇悟创出武林绝学——“北冥神功”，弟因看冰蚕相斗，悟得“神蚕九变”奇功。北冥老人现身，与逍遥浪子斗得日月失光，齐累毙于冰川之上。江柳杨以体温暖弟，帮

了倒忙，其弟逍遥浪子空怀“神蚕九变”玄功，恢复的涓滴内元皆被其兄无意中吸去……

江柳杨抱着胞弟横渡万顷海涛，回到中原铄羽天令主，斗武林至尊，揭开庐山真面目……以及与玉蟾公主等数女的爱情结局如何，捧卷细读，必击案叫绝！

楔子

北坤罡斗宫，地处极寒北地，此时虽是夏日消融、江河横溢，而这里却别有一番气象。

西山高耸入云，峰顶积雪终年不化，便如建在它脚下的北坤罡斗宫一样，横空出世，亘古不溶。北坤罡斗宫已是威震江湖近一甲子，而今又新人辈出，少富主兰芝女侠仅入江湖一年，同逍遥浪子联袂荡平宇内第一大邪教——蛊毒教，诛灭蛊毒教主万蛊至尊。便在这隐隐然成为武林泰斗之地，西山冰峰下，百仞高的沙丘旁，枯坐着位少年，眉头紧锁，鼻梁上凸起的疙瘩同对面的雪峰一样，冷酷得叫人望而生寒。这人，便是被幽禁在这里的老宫主之子——虎贲公子。

一年前，被兰芝捉回这里，他才如临梦境般见到自己生身母亲，知晓自己的身世。母亲命他将西山的这座沙丘一粒一粒填到东山的无底泉中。而他，在一年中竟未将一粒沙子送到半里外东山角下的无底泉中。这么高的一座沙丘，每次只许运一粒，几生几世能运完！较愚公移山犹要难上千百倍。想通反正此生此世夷平不得这沙丘，索性他竟一粒未运。

慢慢扭过头，回首望着东山郁郁繁茂的另一个世界。那里，松翠草青，百花争妍，才标志着这时的时令是夏季。无底泉，就在东山脚下，这么长时间，他居然能忍住不去看眼无底泉，因

为若要想去，必得带去一粒沙子。今天，忽然萌生欲去看眼那害他甚苦的低底泉。

缓缓地站起，转过身，山风携着缥缈的云雾，缭绕在他身畔，背对在夕阳下灿烂的雪峰，甩下蓬乱的长发，露出英俊的面孔，低着头，一步步走向山下，每走一步，便有一段痛苦之极的回忆浮上心头，挥之不去，驱之不走。

自有记忆起，他便生活在师叔见钱赚不知足钱婆婆那里。钱婆婆对他溺爱得过了头，大把花钱，大嫖女人，她不但无闻不问，还教给他一套迷女人的媚功。后来，拜在三个臭道士海南三煞名下为师。那三煞当真“煞气”得很，只教了一遍大周天九转混元神功后便让他去举“大黄”“小青”。那“大黄”是头高大的老黄牛，莫说去举，便是推它一把都推不动。“小青”是头青骡，比“大黄”烈性得多，时常踢他咬他。

忍受不了师父的授徒方法，一招未习，逃下山后，遇到此生难忘的一个女人中的女人，那便是上官婵莲。几度缠绵，几度销魂，却好景不长，正在他们亲密无间、缱绻难分之时，他却被母亲的得意爱徒兰芝女侠捉来。

思忖间，来到自己居住的“人”字形草棚前，踌躇不前。望着山下鳞次栉比的宫殿建筑，再瞧自己的草棚，无声地滚落两行热泪，心底默默高呼：“不公平，不公平！北坤罡斗宫主玄阴圣母是我娘，却让我住这草棚，而她属下那些九天部的群女们却住在宫殿里，便连最近捕来的师叔钱婆婆也都被押在宫殿里，以前师叔训练的那些媚女，来到这里居然被分插在九天部诸女内，俨然也成为主人。”而他，宫主之子却像个犯人般地被幽禁在这里年余，怎能让他内心平静。

不是没想过逃跑，而是根本逃不掉，莫说北坤罡斗宫周围方圆十里内由他母亲亲自布下的九天七星罡斗大阵有多厉害，

便是逃出，任你逃到天涯海角，到头来还得被捉回这里的。

自被困在这里起，他整天心情郁闷，竟得了一种怪病，偶尔腹胀难忍，痛得他满山打滚，痛来痛去想到大周天九转混元神功内功心法时，腹痛便止。目下，他又感到腹中疼痛，正在这时一位身姿袅娜的宫女提着饭盒步履轻盈至极而至，那宫女貌如花玉，朝他一笑，这一笑足可倾城倾国。他知道，如此绝色佳人在北坤罡斗宫中多如牛毛，比比皆是，这位可能是几百名宫女中最不济的，为防自己见色起歹心，母亲才指定由这最不济且又如此绝代佳人的她来给自己送饭。

一年来，她每次见到这位少宫主只是淡淡一笑，从没同虎贲公子讲过一句话。今日，她不但笑得甜甜的，而且还开口道：“公子，宫主亲自在宫中为你弟弟逍遥浪子办喜事，你的那位……”说到这里，她脸一红，才继续道：“你的那位娘子也抱着你们的儿子来到罡斗宫，宫主说待你将这座沙丘都填到东山无底泉之后，便要为你与她举行婚礼。”

虎贲公子闻得上官婵莲竟抱着自己的儿子找上罡斗宫，脑中“嗡”然轰鸣，痴痴道：“婵莲！她抱着我的骨肉来找我！待将西山的沙丘一粒一粒填到东山的无底泉中，不晓得几生几世才能……”

那宫女放下饭盒，从大食盒里提出一杯乳白色的乳液，道：“公子，小女子柳无悔知晓公子的身世后，颇为感动，知道你从小是在虎穴中吃虎乳长大的，虽以无悔的功力捕虎尚有危险，但昨夜竟捕到只乳虎，以后公子餐餐可喝到鲜虎乳汁。”

虎贲公子望着柳无悔美若天仙的笑靥，噙着泪喝下那杯虎乳，又草草吃下饭菜。看着柳无悔收拾食盒碗筷，那十根纤纤素指在他眼中有规律的运动着，便如十根颇具魔力的磁石，吸引了他的目光、他的身心，居然使他暂时忘掉了寻上北坤罡斗

官的上官婵莲。

山下北坤罡斗宫中，突然爆竹震天，接着传来欢声笑语。柳无悔提起食盒，道：“公子，宫中正在为小公子与兰芝、婵娟、翩翩四人举行婚礼，无悔得快些下去，招待天下英雄。”

虎贲公子忍着腹痛，豆大汗珠滚落，却舍不得让柳无悔离开，趋前两步抓住她的玉手便去吻她的樱桃秀口。

北坤罡斗宫九天部诸女武功皆不弱，这位柳无悔自是不例外，她的一身武学造诣，便是虎贲公子曾经拜过的师父海南三煞合在一起，也未必是她对手。柳无悔双手滑若无骨从虎贲公子手中挣脱，拔地而起，凌空旋身，屁股对着虎贲公子吻来的嘴巴。

虎贲公子收头不及，香香的一口吻在柳无悔那丰满诱人的屁股上，他却无悔，正要再接着吻下去。蓦地，眼前人影倏杳，两颊火辣辣一痛，“啾啾”声响后，抽完他两耳光子之后的柳无悔已经提着食盒，绕过草棚，便欲离去。

他忍着腹痛与脸痛，跟过草棚，急道：“姑娘慢走，小生……”本欲解释因她为自己送来虎乳而自禁不住，却不知如何措词。

柳无悔头也不回道：“公子，请自重。如果再对小女子恁般无礼貌，无悔可要对公子不客气啦！”

虎贲公子又跟上两步，大声道：“我没有礼貌，但却有情！捧着你的屁股亲嘴，试问天下哪个男人能对无悔妹妹如此！”

柳无悔早已奔入山腰的云雾中，远远传来娇滴滴的声音道：“公子，你的情太多太滥，对谁有情，便是害谁不浅，无悔不敢接受。宫中那位婵莲姑娘便是最好的前车之鉴。你还是快点儿将沙丘一粒粒填到无底泉中吧，不然你将置婵莲姑娘与你们的儿子于何地？”

虎贲公子此刻腹胀加剧，痛得跌倒在草地上，翻滚着喊道：“无悔妹妹，你侍候我一年有余，这份情无以为报，所以我对你是真心的！”下山的路云雾缠绕，没有回声，想到自己方才在那般艳美女人的禁区屁股上吻了一下，心旌微荡。忽地，心底升起曾与上官婵莲恩爱的场面，不禁一凜，怔然自问：“我……我这是怎么了？山下宫中不知从哪里钻出个弟弟，一娶便娶三个，我无礼于无悔，欲学他不成？”

心潮澎湃，思绪杂乱中，他忘记以大周天九转混元神功的心法去克制体内那股怪气，翻滚片刻后，竟然被痛得昏死过去，而山下北坤罡斗宫中的爆竹声却正响，震得山鸣欲应，回荡不绝。

第一章 扑朔迷离流云意

金碧辉煌的北坤罡斗宫太和殿，张灯结彩、人声鼎沸、鼓乐喧天。逍遥浪子身披大红新郎袍，手执一条彩带，粉红色的彩带中间系着朵硕大无朋的七色鲜花，花下垂着幅上书“永结同心相偕百年”的彩绸，花的另一端分出三根彩带，分别由三位身姿婀娜，身着羽衣，头戴凤冠，俱是倾城倾国色的佳人执着。左首第一新娘正是天下无双的巾帼豪杰上官兰芝。她面颊绯红、羞人答答，偷看眼逍遥浪子，见他眉开眼笑、面如美玉，风姿飒爽得胜过潘安，不禁心中一荡，再偷眼觑了身后的婵娟与翩翩一眼，二人亦是喜不自胜。

四位惊天动地的少侠在天下群雄的簇拥下，众星捧月一般姗姗进入太和殿。殿内红色巨烛高燃，丈余大小的“喜”字下太师椅上端坐着北坤罡斗宫主玄阴圣母。她身旁依次排坐着天下第一神偷无孔不入孔皆入、剑魔宫主一剑追魂上官啸云、银狐胡妙姝。小浪子率先跪下，接着兰芝、婵娟、翩翩齐跪在他身侧，小夫妻四人向四老叩头。

充任司礼的红尘童子盖天宇捋着红须高声道：“一拜天地就免了吧，小浪子兄弟与三位弟媳战天斗地、鬼神震惊，天地根本就不值得他们拜。二拜高堂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新娘中的兰芝与婵娟都是他的亲外孙女，闻舅祖之言，不

禁一怔，二女面面相觑，又齐看了父亲上官啸云一眼，异口同声：“舅祖！您称呼错了。”上官啸云从椅子上站起说道：“舅舅，你应该是他们的舅祖公！怎可能与他们平辈论交？”

老偷儿孔皆入一把按下上官啸云，道：“亲家，坐着你的，勿要乱开口，你这样讲岂不是与我过不去。老童子向来跟咱老偷儿平辈儿论交，这般声明后我与玄阴亲家岂不都照他矮了一辈！勿多言勿多言，难得糊涂难得糊涂！”

老童子身后的造化仙翁独臂一扬，身子微晃，全身骨节作响，又长出一截增粗一圈，撑得那袭四不像怪袍几欲裂开，笑道：“老偷儿，我师兄淡泊名利，只重义气，欲与小浪子平辈论交，但我却不干，那样本仙翁岂非随他矮了你孔老偷儿一辈儿！我师兄是上官宫主的亲娘舅，上官宫主又是兰芝与婵娟的亲父亲，而你儿女翩翩又是小浪子的亲老婆，同兰芝与婵娟共侍一夫。本仙翁是我师兄你亲家亲舅舅的亲师弟，这些亲上加亲无法改变的事实下，对不起，老偷儿，咱只好长你一辈啦！这叫做当仁不让。”

孔皆入摇头晃脑笑道：“非也、非也！老童子他本人诚如你所说，只重义气，不在乎名分，你要尊重师兄，怎可僭越违背他的意志同我老人家争辈分！”

红尘童子盖天宇笑道：“二位不必争了。常言道辈儿大不值钱，计较这个干嘛。”

孔皆入笑笑，故掩尴尬道：“是啊！老偷儿本来不将这放在心上，可是令师弟近来竟学得同我一般，语言夹杂不清。他一顿‘亲’之论，老偷儿惟有奉陪‘亲’上一‘亲’。其实，令师弟与你打赌欲争你的绰号，言表虽像老童子之态，但神髓却相去甚远，但以名利看不开而论，便不可冠之‘红尘童子’之号。而老童子看透世俗也等于看开造化，夺到令师弟之雅号乎哉不

难矣！”

造化仙翁撇嘴向上吹动自己长长的霜白寿眉，生气已极地眨着眼睛，半晌才道：“师兄，人家为你争辈分，你却在这节骨眼我上同师弟我争绰号，咱们盂相敲，怎能争得过孔老偷儿！”

乾坤双奴中的乾元掌朱天奴拍拍造化仙翁断臂处，道：“独臂仙翁，你们都省一省吧。今天是我家主人的大喜的日子，诸位以后再争那劳什子辈分，现下成亲仪式已毕，待我们叩贺主人鸿禧！”说罢拉着妻子坤煞指阴地奴便要向婵娟等四位新人拜倒。

须知乾坤双奴乃七十年前武林中的顶尖人物，被婵娟救出后虽自愿为奴，婵娟百般不允，他们百般硬是自贱为奴。但是，乾坤双奴自重出江湖起，俨然便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隐隐凌驾于玄阴圣母、孔皆入、盖天宇及造化仙翁等人之上。虽然他们名义上早已是上官婵娟的奴仆，贤淑的婵娟姑娘怎能让他们跪拜自己，忙迎着乾坤双奴盈盈拜下，嫣然笑道：“二位前辈莫折杀我们，如果你们一个头叩下来，小女子定还十个！”

乾坤双奴不敢叩头下拜，齐惶恐地立直身子，不安之极道：“主人，这怎么使得！”

逍遥浪子接口道：“使得。如果前辈当真施此大礼，晚辈同翩翩、兰芝会一齐陪婵娟向你们以十还一叩首谢罪的。我们四个小娃儿如受了你们的大礼参拜，不以十还一，岂非大逆不道，欲折尽自己的阳寿吗！”

贺礼来的天下群豪中走出智通禅师，稽首一礼道：“阿弥陀佛，老衲早已祝贺过逍遥施主与三位女侠百年美合、神仙眷侣、永享天伦之乐，所以不再旧话重提。诸位，月有残缺圆全，人有悲离合悲欢。有人乐极，便会有人悲极，这是天道共存的规律。”

孔皆入坐在太师椅上，掸掸土灰色破道袍，又抚摸一下头上插着的那根不值一文的荆钗，笑道：“智通和尚，你这是念的哪门子经？听高僧话中玄机，地道是道家玄理，却出自你一个禅门释子和尚之口，不可思议之极至极！”

智通禅师道：“佛道本一家。老偷儿，这也值得你大惊小怪吗？看来孔先生专研妙手空空一道，也将本质道家根本忘得一干二净。”

造化仙翁道：“二位别佛呀道呀的好不好，佛也罢，道也好，皆归咱造化管，你们先莫打禅机，有话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说着下意识地摸摸胸前僧袍，又扯了扯后背道袍。那套本已撑紧的四不像怪袍差点被他扯裂，忙又运缩骨神功将身子变得矮小些。

他的滑稽逗人之态，惹得太和殿中群雄一半忍俊不住，偷偷地笑了。本来作新郎官非常拘谨的小浪子也忍不住“噗哧”掩口笑了出来，虽又以手堵住，却又笑出声来。

智通禅师禅功深湛，喧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贫僧所指伤心人至少有三位。”顺手一指坐在椅上一直默不作声的玄阴圣母，续道：“圣母便是其中一人。”

此语方出，满堂皆惊。要知玄阴圣母乃是逍遥浪子的生身之母，自己儿子大喜之日，任谁悲伤她都不应该悲伤。的确，领袖天下武林，叱咤一生风云色变的玄阴圣母心中俨如打翻五味瓶相仿，百感交集，悲伤的成份居多。想到小浪子虽是已出，然而身分却特殊之极，至今仍无法赐给儿子一个姓氏，无可奈何只能仍叫他“逍遥浪子”。想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儿子虎贲公子，自然念及亡夫独臂大侠江涛及长子江云龙，小云龙娃子时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脑海里，驱之不去，挥之不掉，又如何能不令她叹今追昔，泪盈于睫。闻智通禅师指出自己是伤心人之一，抬

起头，双目精华外溢，逼视着对方，不觉中滚落两行清泪，道：“禅师之言差矣，我儿子婚娶之日，老身怎能伤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智通禅师合十道：“圣母不要打诳语啦。佛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不说、不可不说。说亦不说，不说即说！你那两行泪水便是伤心的证据。”

玄阴圣母道：“老身因儿子之喜百喜极泣泪，何有伤心事之说？”

智通禅师环顾下四周，才叹了一口气道：“圣母，其实你的伤心正是因为另两个伤心人而伤心。他们便是令郎虎贲公子与上官婵莲姑娘！”

众人这才注意到人群中早已走失了上官婵莲，明白方才智通禅师似在人丛中寻找谁原来是搜寻她，只是不清楚一代高僧关心人家大姑娘何故，不觉均狐疑起来。

智通禅师何等聪明，早从众人的目光中读出问题来，稽礼道：“阿弥陀佛，贫僧为缘而来，我佛与上官姑娘的令郎有不解之缘，老衲又怎敢不来。”

一个姑娘家怎有了孩子？这其中曲曲折折天下群豪均已晓得，故此谁也不以为怪。

玄阴圣母急道：“是啊！婵莲将我孙儿抱哪里去了？”

一名侍女趋前禀道：“师父，上官姑娘抱着孩子到东山无底泉走了一遭后没见到虎贲师兄，便径去西山沙丘寻找他去了。”

玄阴圣母投袂而起，道：“胡闹！西山高寒，我孙儿恁小，怎能禁受得起，无悔，快去追他们母子回来！”

那侍女正是为虎贲公子送饭食的柳无悔，得令后刚欲下去。逍遥浪子忽道：“慢！”然后深施一礼，朝玄阴圣母道：“母亲，孩儿欲率您的众儿媳去拜见哥哥一面。您老不许我们请他回来，

我们到西山去总可以吧？”

玄阴圣母沉吟良久：“这……这……你们……”面现为难之色。她何尝不想让儿子们手足团聚，但虎贲公子忒令她失望，一年来这倔强不羁的孩子竟累违她令谕，一粒沙子也未填到东山无底泉中去。

正自她犹豫不决，颇费踌躇之时。兰芝用肘偷碰下身旁翩翩，机智超群的孔翩翩甜甜地开口道：“娘亲，我们理当去拜见下大哥的，您是他的母亲，不宽容他是对的，惯子若杀子吗！但我们则是他的弟妹，不可失去礼节。”

玄阴圣母见儿媳开口，只得破例一次，道：“无悔，你便带着他们快去快归，记着点儿莫冻坏了我的孙儿。”

柳无悔应声道：“弟子晓得，谨遵师父法谕！”带着小浪子等四人直出太和殿，径赴白雪皑皑的西山。

逍遥浪子的好友天罡剑袁星与千手阎王陆云欲跟出去。被玄阴圣母叫住道：“袁、陆二位贤侄，你们且住，让他们四人去见犬子虎贲公子已是对不肖的他法外开恩，至于你们不可随去。筵宴开席，我们这里的人先进餐，新郎新娘们不会计较的！二位贤侄，你们坐到老身这边来。”她见二人蠢蠢欲动，怕他们暗中溜去，故意叫到身边来。

陆云随着袁星唯唯诺诺到玄阴圣母身畔座位坐下，心中颇觉不是滋味儿。

倾殿群雄各归各位，顷刻间北坤罡斗宫九天部诸女来往穿梭，已摆好数百席大宴。北坤罡斗宫建筑颇似皇宫，有的殿名亦与皇宫的雷同，这座太和殿便是其中之一。但罡斗宫因依奇门阵术而建，更胜徒有其表的皇宫。太和殿甚宏伟宽阔，摆下这些许酒席竟不拥挤。

大家推杯换盏、金樽共饮。陆云喝了几杯后，突然捧腹朝

玄阴圣母叫道：“啊唷！伯母，大事不妙。”

立时有百余双眼睛注视到他身上。玄阴圣母一愣，问道：“云儿，何事不妙？”陆云的父亲暗器之王陆世鹏隔席惊问道：“云儿，何事惊慌？这里聚集天下武林中的所有高手，便是天塌下来也能顶撑得住！”

陆云身旁的绣花婆婆严翠苹抚着儿子问道：“云儿，你怎么了？”旁侧的陆嫣然与陆莞尔二姊妹盯着哥哥，暂时忘记她们对已成家室的逍遥浪子的刻骨铭心之爱，不晓得哥哥在搞什么名堂。

陆云惨然道：“大事不好！这里虽有成百上千武林好手，却不济于事，只有我的逍遥兄一人顶用，可惜他却不在场。”

玄阴圣母道：“云儿，小浪子虽身怀绝代奇功，但在坐的各位中也不乏与其齐驱并驾的，如你的父亲，还有孔老爷子、乾坤双奴、上官宫主、造化仙翁及老童子等，哪个不是绝顶高手，犬子逍遥浪子能办到的事，这些人就未必办不到。”

陆云道：“办不到、办不到！这件事除逍遥兄的逍遥太虚神功外，任谁再厉害，他都办不到！”

群杰这时都已停箸静听。天罡剑袁星问道：“什么事这般神秘兮兮的，有何大不了的，快说出来听听，别再吊我们的胃口了，再吊一会儿，我们这些人恐怕连饭都不想吃了。”

陆云期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心道：“我若说出去，恐怕你们所有人都得倒胃口，谁也吃不下饭菜呢！”他不肯说，袁星偏偏逼他说。二人相交莫逆，亲如手足，也只有袁星能盯住陆云不放，有些事情，便是陆云的至亲陆世鹏、绣花婆婆、陆嫣然而陆莞尔他们不方便问的，他也能问出口。

被挚友逼问得急了，陆云故作涨红了脸艾艾道：“我说。但必须事先声明，说出后大家倒胃口可别怨我！”

众人互望相觑，均是莫名其妙。玄阴圣母道：“云儿，伯母代表大家承诺一句：无论怎样都不怪你。”

陆云脸红脖子粗道：“我、我有种怪症，非得逍遥兄的九股无上真气同时施为可治。那怪症即是便溺不出，憋得要命，非得经逍遥太虚神功导引不可！”

话刚一说完，满坐哗然，有的人忍不住笑，喷出酒来，有的是条件反射下的不由自主恶心，吐出酒菜来。反正倒呕的人不少，谁也分辨不了他们究竟是何因由大吐特吐，更妙的是在大吐特吐之中搀杂着大笑特笑，是掩口者掩得紧，却依然掩不住喷出的酒菜与笑声。

千手阎王陆云脸色弥红，头部微低道：“别笑。人有三急，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脸皮更嫩的陆嫣然与陆莞尔早已羞得抬不起头来，心中埋怨哥哥小题大作而当众出丑。

玄阴圣母笑道：“不碍事。我当甚么了不起大事，你忍一会儿，小浪子他们去去即归。”

陆云捧腹摇头道：“伯母，侄儿忍不了的，还是派人立即将小侄带去的好，心事是没有的，您老放心，小侄这怪疾是实实在在的事！”瞧出玄阴圣母怀疑的目光，这才出言挤对，以守为攻。

玄阴圣母的确已经在怀疑鬼精灵陆云，闻言笑道：“保不准你不是在捣鬼，方才你们欲去，老身不允，才出这鬼点子。”

陆云微运内力，额头上逼出豆大的汗珠，声音轻颤道：“伯母不许我去找逍遥兄岂不成心整治小侄，小侄可不能坐以待毙，这就得到外面设法自救。失陪、失陪！”抱腹躬腰冲了出去。

玄阴圣母朝他背影喊道：“陆侄儿，千万当心，这里机关重重，出了太和殿，每走一步都有奇门禁制。”心道：“这孩子若真是内急，我当真不可以派人带他出入奇门大阵中，因为罡斗